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二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遠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



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死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以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螻蚋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

必有馭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馭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馭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馭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馭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則激之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瘴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移氣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瘧癘夫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指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

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

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謫之徒又加鳩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与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在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匿焉人罰也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

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却之又不取事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慄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違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

震動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圍於陰必道迫極而逆逆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燬也而物之當之者未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微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焉物而無形形

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靈者有父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斲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石稷實親為之豈以親而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天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

地闢而人生春養萬里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
造書契作為舟車罔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
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況於醫乎辨
陰陽於毫毛决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
罔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
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
道也故天之大地也分而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
霜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為
山融而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玉為金銀銅鐵為
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
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者不為以盡聖而不知

其為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
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
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
之心而於道為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
養正流通血脉其為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
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渡初以醫藥從左次帖
理帖木尔公招輯海寇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
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
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後覩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

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
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
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
詞曰

濩落先生蓬廬篳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
能發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
笑之以為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論五
十乘驪駟駘駘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

矍然而起無能取于其涂窺堦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
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
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
倫乃棊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
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吁嗟先生獨
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蒼公子趨翼
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
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
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
禮宵坐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
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

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
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
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
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
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
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岩廊之上吾
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而笑睢眦却立而謝客
曰公乎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籜不可以樹
王良不彊騶駘以駢服而匠石不貴樸楸以棟梁公
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
也故諺有曰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也

蒼鷹搏鹿螻蝻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
能坐不煖席墨却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
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
而沈窳產毒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
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皞皞文王即
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
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
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
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
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
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呬跳踉蹌
踏兮若遠而親歛往若來兮忽笑以顰覺而異之乃具
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褒然啓
積拂著密沕而筮之遇困之先其繇曰困于瑜穴中有
孤舉趾躡胡毀踵及顛其泣嬰如恣睢臃臃孔隙以窺
如垢如脂乃方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
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
當載板載襪遺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遺之何
居郭子曰子第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及

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牕洞朗廓以虛陟蓬兔
穎有圖書菴菴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
留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菁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
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
裳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迩汝不可往耗儲倚山
川靈神歆穆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
城垣墉睥睨高不可陵溝渟深浚楸以荆重門擊柝鍾
鼓訇斥堠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構妖獍健兒披甲眼
若星長戈勁箭穿尔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
井治而不宜禾麻豆麥梧梓楨棊蔚翁被蔭黜歲時
裡祀達方杜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郭駢駢馬執汝

鬻肉燔其髀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覆八埏轉
旋日月照幽玄溫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年汝
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无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
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
斲黃示土伯咸震恚艾殄爾種灰厥黜嗟爾窮鬼兮無
潛于山岩磬石核立鍵閉森陵麓產植蕃閔隔風氣限
夷蚩頷雲腹雨濡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羗泰逢毛
虎班噬膚嚼肉流血殷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
川瀆委䟽煩洩穢通脉理魚鹽蟹鰕奏鮮肯蛟鼉龜鼈
旅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圯天吳九頭挿九尾磨牙吮血
糜爛尔已大泊蕩之無涯垠青冥蒼茫不見人夢之滄
漠混昏晨瀉之不虛壅之不堙若甘不苦淡以淳汝往
居之窀無鄰乘騎光景入網緼保全尔軀絕詬真汝不
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

言語對問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
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
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
人者將以實邊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
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

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
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
虎符坐臯比者洗之乎于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
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之乎南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
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
法斃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
馬醉醇醲而飲肥鮮者孰不巍之乎可畏赫之乎可象
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
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
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
頗是以生蓋隱者也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
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
膝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
容坦之施之神氣盈宇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搜
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
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岩無版築之老蟠溪起
垂釣之民箴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
龍蒐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汚卑翳蒼山
澤沒齒何爲頽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單刺鑽膚如鏃
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泠之川大魚不處鱸鱖瓊之雜

以蝦蟇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
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
足徒懷荃而佩萑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
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若
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纖鱗罽羅不能加弓弩
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汎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
飲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
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
是以鸚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緣之能故能全
其身余子之云是欲刺蒿以射犀札植菰蔣于千仞之
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

于深谷之頽肩憂說畏譴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宮
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
吁寒飢若夫高臺大厦百鬼所闢妖服賈禍先哲時鑒
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
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
罵俯石泉以瑩心塞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
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
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
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真問遊

單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子速酒登肴踐

豆揚危載爵載司齟齬轡較有聲若然上通崑崙天旋
霧濛條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貽惜不知其由有神
羅吞跼跳而前留予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
兆拆矣予無所宅豈吁子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
應而鄭子代予為文潘之湯之噴雲波風予憊弗能答
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謂之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
將子是司子擇子居子瘡子辟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
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
不教子實司齒而不戒扶不戒夙告以俾我瘠鍵腐樞
摧閣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
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

寢老羅左執鞭石引帶索縛一小鬼其狀蝮蝮蝮蝮赤
首虺身頭若扣傷曰是所謂蠖蛟者也實蝕子牙請戮
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蠖蛟冬
齒女居串 甚昌依齒固女活齒漬女絕昌其弗察列鼎
之家熊踏豹舐梅酢姜辛青蚨味醎桂蠹米蛆密唧蜂
蚺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作酸鑕堅磷剛矻剝女膚
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鶴蝨浸漬攻刺索
女于室糜漬女質拔其枵殼投之瓦礫植以駝骨女悔
曷及今戒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肝弗噬腊肉弗
嘗白鹽赤米齏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
予不女虞胡弗戚心乃以作愉淫用礪折女家以離子

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剝殄滅爾種爾罪有餘塊
岐聞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嗷嗷而言曰微
生罔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傳
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戒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
且不朽先生獨不聞夫穆天子乎天子駉盜駉之駉服
翠黃之乘造父為御西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媿
娛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
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
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鵠倉民之庭矣是謂
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今
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

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稊同腐而不知
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
彊中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戒聞孔子大聖四十不
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
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憤憤怵怵飄若浮烟言交于
前躁吉罔甄氣憑于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
者曰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
而坐冊不離日筆不離手日著于言而不章于人口留
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為乎玄華銜容藻裸以奪丹元
冥遂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長告微生獨不能忍且
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鑿揭

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齧大肉截大截芹藻葑菲柔脆輒美飴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我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勝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醉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駮黠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嬾肉緩體倦志頽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顏乎岸塌澹爾水泐曰不佞言心

意迷惑收收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淫淫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恠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淒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恍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魘魘唏唏姨姨胖胖欻欻若城而沒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至靈維人游魂為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蹈穢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

屬女神曷寄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
憐於人也於是其物蛟蛟而前踉踉而去睽盱舔舐載
蹇載蹇嗥嗥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瞶之野
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
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以為居廬霜雪凌冽
無以為衣哀哀疇疇以儼儼怵怵惜其如傷或乃噫氣
成城疇憂為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巫陽見而哀
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德申命巫
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
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享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
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于達人大觀知命不夏

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赴赴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
女必怒癩癩店店載柔載纖旖旎沾粘則不女嫌低首
下氣如膏如膩喑嗚涕泗則不女忌女徃自擇無有差
迕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
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聞嘗乘子之虛入子之
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履舒舒喜色
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矧知不可以與
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響效委羅
呶嗚嗚緩備帶迫而視之見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
滯舉趾局促頰乎若將覆之墻頽乎若不食之鵠面蹙
黃嶽膚凋槁木憂容不霽海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

生也於是因彭矯以元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
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
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
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
齋以投之岑峯先生汗然汗出如然而知誥旦魂返魄
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體也

記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興丁君
良卿受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
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夸也

警之於人必正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用情
慢教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欄不蔽影戶不
留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澤
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為子新之何如眾喜曰諾而學田
歲入鮮不足以具瓦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
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
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聽文昌有祠垣廊廡門扉不中
度奕奕如也迺以狀達于劉基俾為記之夫教政之木
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縣學初
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
二十有八年而學圯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

年復圯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圯至于今歷
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
返故豪民所奪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
十畝又益以新墾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
可無墮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冑監
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
之道皇皇剌剌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
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興替居考績之
一為守令者可不夙夜欽承之哉夫為其事者必有其
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遴選既真禮以將之鍾鼓
既備律以誥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

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
責也典教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
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為
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有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
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
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
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蕪猶慮政教有所未
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抗
為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珂公為其總

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朞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
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
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大於杭
行者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於
今棟桷朽腐瓦木將墜今因陋就簡以至顏仲而後役
民為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
若何衆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
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下鉞董其役曰堅者仍之
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頽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
者墜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
之需一會存司無以煩于民王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

德懷我滋我息我恐勞我力越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
弗為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
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
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
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脩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
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
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為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
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
者尚踵其發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
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復於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
公之心益遠而無遠矣

正月日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交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知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高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宿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為損也不少夫何為而不懼哉

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閭閻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為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為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脩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已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况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勗哉以時無
徒嗶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臯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
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
焉可也梅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為人焉舍斯
人弗友而卉不乎取之斯人也不既恠矣乎劉子曰否
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周乎人而隱
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為徒也彼固以斯世為
不足乎已而隱以為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之
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

嗟于衆柔臏于消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
之人友之而不為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
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
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
不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為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
至氣類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十里來矣然則斯
人也弗恠矣隱者聞之曰予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
軒隱者王其姓昶其名記之者括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既銘應君利卿之墓矣其子
元亨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

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
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為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為
畝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
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
守之自周為秦法廢久矣室其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
心也斯可以記遂為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隸杭面山負
山取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
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
炳琅琅肅之陰之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
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之洋洋游葛天而
冰陶唐有子克承既安取靈以固乃藏繼斯述斯有躋
勿顛以赫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揚其室伊何玄楹聖
壙象設有嚴訶禁不祥伐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之
以永不忘

杭州寶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
定中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
遂捨身為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
皓江南既平之明年始賜院額既而迥與春俱卒後
皓為僧司都綱領教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賀民田廣
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為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
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

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志始刻于優曇花
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
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鍾樓
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湍圃涵無不備具於是舡
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
朗々如也奕々如也蓋自迥師至行積勤累勞五六傳
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
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
以請予時卧病江滸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為文假予
名歸于師々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憚而不知
其果為予作与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奐書

之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
詰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
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
聞即來猶確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為世重輕至
有偽為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
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
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
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
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

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
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為廣西時名其亭曰
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
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
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
為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
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為之又何可病而議
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
臧由乎已人心之貪與廉自裁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
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戒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

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
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
以克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為不義屈臨之以
湯火而不為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
好利與好名皆盡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
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
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
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得以藉口
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
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領
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貪相

承習為故實民無所歸外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讎故凡有祿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為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憊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魯叵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

是適意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札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領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竟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壑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恠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與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領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

一壑莫不有記夫領外黃菴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
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
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領外之地各擅一奇而
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
令尹子文取其忠戚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
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取
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与此同
條而其實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
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智籃宅宅今為景福

詩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
二里入樵風涇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涇上有石帆
山狀如裴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
峯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為石旗秦皇酒甕在焉
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
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塋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
曰香爐峯入南可四里曰轉浦是為赤堇之山其東
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羨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靈峰之
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
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
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

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為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庵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卡而不黷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

醉還育王子獨至靈峰尋菴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園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楮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諸為大池人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

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
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
中有石罅大如錢有小鱗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
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草浦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
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
立石上洛缺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
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
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
何虫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
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
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後

之也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
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
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
間世間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
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
焉其扁曰清遠昔翔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
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
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
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

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
為詩詩成又求叙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
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
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
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
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淨休
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淨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
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
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

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
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
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々作涼意少頃有
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
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
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
壁下正与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
柯公陶山木禾鷲鼻諸峰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
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
之乃降自前領絕磴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
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

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与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
名允若字季衡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
之曰若耶谿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
羸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
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谿入谿色
湛碧兩岬皆杭稻風過之其香菲然有三山鼎足列
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毬深居在三獅子中其
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之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

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
傳嘗稚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
曰秦望其左山曰木木木木視群山為最高其前山曰
鷲鼻之峰其高與木木等峰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鷲鼻
大海在鷲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鷲鼻北
下小山曰望秦之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
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
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
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峰下活水原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

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于群峰而松又在峰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襪蜿蜒輻輳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埴篔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珌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其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上憑之而覲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躡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遺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為甲觀恨

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至正甲不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燕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為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過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驚龍龍真奇事也主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崇而以孝友稱之蓋以

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君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干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父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已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眾故得

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塋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
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殊適顧
父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已子故鄉黨之稱
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
於是枯蒼劉基既叙其事復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
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彜倫攸斁
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如賈子之云者
况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
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
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於親甘遠身而不失於

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
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
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
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
克類大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焉而不絕能
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
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為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
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密其跡
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

是故悠然而風行滄然而晦冥晝然而震霆蛟龍乘焉
鬼神憑焉人皆駭之洩洩瀟瀟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
為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
棲于木或起或伏揚蕤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
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為煖爐火成
光蔚乎為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
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
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
山以出雲為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
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
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洋漠漠惟意

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後世之志
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
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
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
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
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
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
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墓地于北幹山之陽去
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為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

其為堂也背負崇岡左迴右環衆木扶踈脩篁來風前
 迤平疇夏麥秋禾芄芄離々遙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
 長渠舟楫通焉雁以清池石泉洩焉聽之泠々如筑如
 琴赤鱗之魚汎濫藻荇憇之沉沉泳之熙々景与心融
 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明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
 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
 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
 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
 大之兄弟交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
 之所願歆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
 元与予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
 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
 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
 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講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
 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
 德于無窮庶其不為無益而有助矣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
 舍于其棣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
 曰大同之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
 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
 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

棟莠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傲于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予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生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閭閻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敷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武

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墜瓦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二鳥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

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之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人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適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乎彼既習而就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文樂哉今夫跨澤之間數畧不禁繒罔如雲鮫人荒夫波賦生風嶺獺鷲鷓鷖成羣利嘴長骸沒淵泉撒波濤無隱弗爾鯢鱈登于庖厨鱣鱖殲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為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為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蟲蚊蠅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為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魯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魯子亦不能以

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歛其欣至下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鳥露雞之膳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峰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言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顧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

也痛痒疾疢如已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脩慝辨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污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鄰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魯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為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

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之密密籬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珍禽竒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後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

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斗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卧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詠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蕙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歌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沒何以

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瞶為液為癭腫為膠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秦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瞶液癭腫膠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

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
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挽知為國而不顧其
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
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
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
謂不餒者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
璣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
世業醫為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
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

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
舉以為南陽府管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
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搆
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
榜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
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為掾從鎮南王伐交趾
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船
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即運使
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為吏轉湖北
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陸內臺察院書

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用三日御史臺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姪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二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彊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讐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朶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送于御

史臺以聞而使亦言公沮首執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內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內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以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誑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刺互咨言廣西岑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叅政馬來忽刺互之姪也與叅議王其同主亢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司叅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曰其嘗為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叅與

計事列國富為竭愚言矧丞相有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蒞毒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讎殺不可以札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徃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戶黃聖許標州知州亦即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即命奧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日謀知將以二月

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報不至非虛言乎徵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其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答刺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為姑息哉防黠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者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奧屯忽都魯為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及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

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備政院同參不赴遂改除杭州
 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權以罪廢延祐
 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為省掾白叅
 議閣權自奪復不除脫權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又嘗劾
 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
 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眾咸相與搆
 害公會脫權復為南臺大夫其黨和尚為廉訪使將之
 官囑之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為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
 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卷藏山院凡十有六所孤老
 為數萬五十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
 入甲首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或有恒餽遺以故互為

盜匪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十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摘
 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愁愠有富民沈氏兄
 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
 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
 和尚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賊弗肯命群卒拘繫之榜箠
 鍛鍊俾為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即悶絕
 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
 為式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
 公乃以例出持服久之御史為辨其冤除與路總管
 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
 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誣誤盜賊有詔止坐

首惡質後勿論至是獲盜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
差公不從日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
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
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論大略都總管臺官希意以
大典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
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
民群聚販鹽因而劫商旅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
渠魁鞠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為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
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為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為
番案悉出其囚按鹽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
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為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

一囚見公至伏地呼在公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
姓名為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強賊見
捕逐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
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乃
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由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使
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為紹興有惠愛于民嘉禾生于
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
其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為首稱
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
為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遂盜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
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為大盜在江陰

莫能制云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覆瓿集卷之十二